

香港最低工资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李小瑛 赵海清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摘要：本文采用香港最低工资实施前后的数据，考察了香港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对香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收入分布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对香港总体就业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提高了香港青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并对低薪行业就业量有负向影响；最低工资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教育程度较低者、非技术工人、服务工作者、销售工作者等低收入群体的小时工资水平，对高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影响不显著，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香港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关键词：香港 最低工资 就业 收入分布

中图分类号：F241.3 **文献标识码：**A

一、香港最低工资法实施的背景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自由化趋势明显，伴随着经济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全球范围的失业问题并未妥善解决，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深，就业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这引起了学界对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制度的反思（Freeman, 1995）。

香港经济的发展一直奉行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少人亦将香港经济的发展归功于香港奉行的自由放任的经济运行模式。2013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名中，香港连续第19年高居榜首。¹香港的劳动力市场作为香港经济最重要的要素市

¹ 由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合作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对全世界179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评分。2013年，香港已经连续18年获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是对每一个经济体从「商业自由度、投资自由、贸易自由化、财务自由、财政自由、产权、政府支出、腐败状况、货币自由、劳动自由」10个方面进行评分。

场之一，也秉承自由主义的理念，其运行主要依赖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香港回归以来，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但是经济成果的分配并不均衡，收入差距扩大，不平等程度加剧，由此引发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黎熙元，2008）。

2011年5月1日，为了改善就业工人的贫困问题，香港通过了最低工资法案。最低工资条例的出台和施行引起了香港各界广泛的争议。一方面，《最低工资条例》规定的最低时薪为28元港币，约有超过31万低薪雇员将获得加薪；另一方面，提高最低工资可能直接影响低技能工人的雇佣成本，这有可能降低低技能工人的竞争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通过裁员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额外开支，预计被裁减雇员人数将接近4万人，香港的失业率将被推高约1%。

香港地区最低工资法案的出台，是自由经济体系中劳动力市场制度建立和劳动力市场失灵背景下政府干预的尝试，对其实施效果的判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截止目前，该法案推行已有两年，最低工资法是否有利于提高了香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是否会影响香港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值得关注。本文通过该法律实施前后的香港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回答上述问题。

二、最低工资的文献综述

最低工资制度在西方国家实施已逾百年，制定最低工资制度以保护低收入群体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学界、政界和民间对最低工资法案的利弊进行了大量探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界的争论主要围绕“最低工资制度是否存在”展开讨论。赞同者认为最低工资制度的实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使缺乏议价能力的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加（Cahue&Michel, 1996; Freeman, 1996）；同时提高其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此外，最低工资可以鞭策雇主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McConnell et al., 2003）。反对者认为，最低工资的实行会使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失业率升高、对低技能劳动力和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影响尤甚（Brown, Gilroy&Kohen, 1982; Neumark, Schweitzer&Wascher, 2000; OECD, 1997）。从20世纪40年代后一直到现在，随着世界大多数国家陆续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争论焦点转移到“应该制定多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一问题上。国外对最低工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关注政策实施以后劳动者实际所得的变化情况以及就业率的涨跌。但到底制定何种标准能使底层工人真正受益，以及最低工资对就业的确切影响，在理论上并不明确（Brown, 1982; Stewart, 2004）。

在讨论的过程中,学者构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型来解释最低工资可能产生的影响。完全竞争模型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前提,并假定最低工资的施行会覆盖所有部门,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等于或者低于该均衡工资水平,将不会对就业造成影响;反之,会减少就业量。在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假定完全竞争未覆盖所有部门,则实施最低工资会增加覆盖部门工人的工资水平,减少覆盖部门的就业量;对于未覆盖部门,就业水平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覆盖部门的就业损失,但覆盖部门工人的工资水平却下降了;社会的就业总量以及工人的总体收入水平的变化则要取决于未覆盖部门的规模大小和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香港实行自由经济体制,是一个自由港,她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可以用完全竞争模型来拟合香港市场,但由于企业的数量很多,而政府的监督力量相对有限,部分企业可能存在不执行最低工资的违法行为,这也可能造就未覆盖部门。

买方垄断模型由 Stigler 于 1946 年提出。在买方垄断无歧视模型中,假设买方对工资有决定权,在实施最低工资后,企业不但要给新雇用的工人支付较高的工资,同时还必须得向原有的工人支付与新雇用工人一样高的工资。在无歧视的假设下,企业雇佣工人的边际成本将大于其平均成本。在买方垄断完全歧视模型中,垄断企业对不同的劳动者支付不同的工资水平,劳动力供给曲线与边际成本线是重合的,在完全歧视买方垄断情况下,实施最低工资会增加工人的工资收入,但同时也会减少就业水平。因此在买方垄断的前提下,适当有限度的提高最低工资可以促进就业人数的提高,同时不会造成失业。这是通过政府的管制对垄断行业无效率的纠正,是将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向劳动者转移而实现的,从总体上看对社会总福利是有益的。而将最低工资设定过高,则会减少就业,由此造成很大的失业缺口,同时企业的损失也很大,社会的总福利会减少。后面这种情况类似于竞争性市场。

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会经历一个非线性的变化过程,随着最低工资的不断提高,企业的劳动需求减少,但加入搜寻的求职者数量会增加,当最低工资较低时,前者的影响低于后者,就业会增加,当越过一定阶段后,前者的影响会占主导地位,就业开始减少。正如 Eckstein(2006)指出的,这样的结论使得最低工资的就业影响在理论上变得更加模糊,只有通过实证分析才能判定。²

除了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最低工资产生的影响之外,各国大量的实证文献为最低工资的实际影响提供了证据。一般认为,“新最低工资研究”(New Minimum Wage Research)的代表性成果是 1992 年 10 月发表在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上的 4 篇论文(Card, 1992a, 1992b; Katz 和 Krueger, 1992; Neumark 和 Wascher, 1992)。这 4 篇文

² 来自《二元经济结构下最低工资效应研究》

献中既包括较长时间段内的时间序列研究 (Neumark 和 Wascher, 1992), 也包括关于某次特定最低工资调整的研究 (Card, 1992a, 1992b), 还包括关于某个特定行业的研究 (Katz 和 Krueger, 1992)。这些研究有的得到负面的就业效应 (Neumark 和 Wascher, 1992), 有的认为最低工资对就业没有影响 (Card, 1992a), 有的得到正面的就业效应 (Card, 1992b; Katz 和 Krueger, 1992)。

Katz 和 Krueger (1992) 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与一个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模型的预测不一致, 但与买方垄断模型的预测一致。他们同时也指出, 这种买方垄断的解释在一个具有较高流转率的餐店行业是不可信的。Card (1992b) 认为关于最低工资对青少年就业影响的估计结果与竞争性模型的预测不一致但与具备垄断势力的低工资劳动力市场模型的预测结果一致。Katz 和 Krueger (1992) 和 Card (1992b) 把分析的范围限定为某个特定州, 这类研究通常被解释为使用“自然实验”研究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但 Neumark 和 Wascher (2008) 认为这种类型的研究在本质上与使用面板数据的研究没有区别。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在研究设计上是相同的, 区别只在于对照组的构建。而 Neumark 和 Wascher (2008) 认为在“自然实验”方法中, 对照组的构建并不比之前使用面板数据的研究更具说服力。尽管如此, 这种类型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和社会上均产生了大量的影响, 它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在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研究中如何更加科学的构建对照组。

此后, 关于特定最低工资调整的研究中, 最具影响的是 Card 和 Krueger (1994) 对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快餐店服务人员就业影响的研究。他们认为最低工资对于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就业的最低工资弹性约为 0.7。同时期以及随后的一些研究也得出了与 Card 和 Krueger (1994) 类似的结论 (Card 和 Krueger, 2000; Dickens 等, 1999; Machin 等, 2003)。

尽管有很多学者得出的结论与经典理论预期不一致, 还是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会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Neumark 和 Wascher (1992) 研究了美国各州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就业效应, 并得出了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对就业有负面影响的结论。此后, Neumark 和 Wascher (2000)、Burkhauser (2000) 等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Neumark 和 Wascher (2008) 对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就业效应进行了详细的综述。他们首先指出关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收入群体就业的整体效应尚缺乏共识, 然后他们认为在提供了最令人信服证据的文献中均得到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低技能群体有负面就业效应的结论, 最后他们指出那些得出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就业有积极效应的文献一般仅仅将

研究对象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群体，因而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³

最低工资通常被视为一种调整收入分配和反贫困的政策工具，考察最低工资对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最为直接的方法是研究贫困率的变化。一些学者使用面板数据方法研究了最低工资对贫困率的影响。Card 和 Krueger (1995b) 使用自然实验方法研究了最低工资对于美国各州贫困率的影响。他们使用的被解释变量为贫困率，解释变量为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劳动力比例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他们发现贫困率和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劳动力比例有负向的关系，即随着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劳动力比例的升高，贫困率随之降低；但控制其他因素之后，这一系数变得非常小且不显著。Burkhauser 和 Sabia (2007)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Addison 和 Blackburn (1999) 使用面板数据方法研究了最低工资对贫困率的影响。他们发现最低工资可以降低贫困率，但结果并不稳健。Sabia (2007) 研究了最低工资对于单身母亲家庭贫困的影响。她使用微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中解释变量包括州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各州特定的趋势等。她发现最低工资对于单身母亲的贫困没有明显的影响。Burkhauser 和 Sabia (2007) 则将样本扩展到了所有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并得到了与 Sabia (2007) 类似的结论。

在标准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效的最低工资将压缩低技能工人的就业空间。对于其他与低技能工人互补或替代的生产要素可能存在间接影响。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工人带来的失业效应导致最低工资提升低收入工人的收入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一些工人会获益，另一些工人可能受损，这意味着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工人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只有在最低工资不导致失业增加时，每一个低技能工人都会从中获益。最低工资对工资收入影响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导致了最低工资对总体收入分布的影响的不确定性。

香港《最低工资条例》于 2010 年 7 月 17 日通过，是香港首个法定最低工资条例，于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是香港近十年来最重要的劳工法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考虑如下两方面：第一，最低工资的实施对香港的总体就业、以及不同行业的就业产生何种影响？第二，最低工资的实施是否有效提高了低工资工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对不同群体工人的收入分布有何影响？本文通过法律实施前后的香港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回答上述问题。

³ 引自《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

三、最低工资法实施的影响：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

(一) 对劳动参与率和职位空缺率的影响

劳动参与率是对劳动力市场供给总量的有效反应。截止 2012 年 10 月，香港劳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 379.6 万人，劳动参与率为 60.6%，其中男性 68.8%，女性 53.6%。最低工资法实施以来，香港总体劳动参与率水平提高。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上升情况存在较大差异，60 岁以上老人的劳动参与率变动最小，而 20-24 岁青年的劳动参与率上升最明显，为 3.5%；不同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变动没有显著差异，上升幅度在 0.7%-0.8% 之间（如图 1 所示）。

职位空缺率反应了市场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2011 年 6 月香港劳动力市场私营机构职位空缺较上年同期私营机构职位空缺增加 25.3%，与最低工资法颁布以前的 2011 年 3 月份 24.4% 的升幅相当，新职位空缺遍及各职位阶层。与上年同期相比，2011 年 6 月高新技术与低技术工人职位空缺分别增加 26.4% 和 24.5%，与 2011 年 3 月份（最低工资法实施前）的 26.7% 和 23.0% 大致相若（Census&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稳定的职位空缺率显示，虽然最低工资法的出台一定程度提高企业用工成本，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仍较为旺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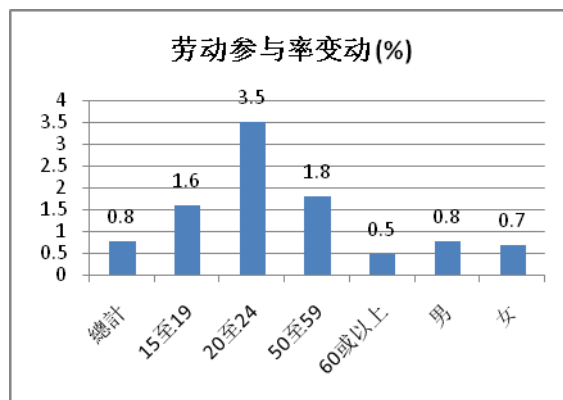


图 1：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情况 (%)

注：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图中显示的数据为法律实施后一个季度与法律实施前一个季度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动率。

数据来源：Census&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二) 对就业的影响

最低工资法的实施改变了企业面临的劳动成本，往往会对就业水平产生影响（Neumark

和 Wascher, 2008)。

1. 就业人数

通过比较香港 2011 年法律实施前后两个季度的就业率变动情况, 我们发现, 香港总体就业人数并没有因为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出现明显的下降。分职业技术阶层来看, 高技术雇员群体的就业仍旧表现出上升趋势, 而低技术雇员的就业人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这种下降出现在法律实施后的第二季度, 在随后的一个季度略有回升, 但这种回升并不能抵消第二季度带来的下降。分行业看, 低薪行业的就业人数在法律实施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尤其是饮食业、物业管理、保安及清洁服务等行业, 最低工资法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其就业人数。

表 1: 二零一一年就业人数季度变动百分比 (%)

	与上季度比较的变动			二零一一年 第三季与第一季比 较的变动
	二零一一年 第一季	二零一一年 第二季	二零一一年 第三季	
总就业人数	1.3	1.2	0.6	1.8
职业技术阶层				
较高技术	1.9	3.7	2.1	5.8
较低技术	0.4	-0.6	0.2	-0.5
行业				
低薪行业	2.6	-0.7	1.5	0.8
零售业	0.3	2.8	1.7	4.5
饮食业	4.7	-7.6	3.7	-4.1
物业管理、保安及清 洁服务	2.1	-0.5	0.3	-0.3
其他低薪行业	3.4	0.4	0.9	1.4
非低薪行业	0.2	1.8	0.6	2.3

数据来源: Census &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2. 失业率

除了考察就业人数的变动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失业率更加直接的反应最低工资法案对香港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的影响。首先, 分技术阶层的失业率数据显示, 在 2011 年第三

季度，香港高技术阶层工人的失业率比低技术阶层工人的失业率要低。其次，通过比较最低工资法实施前后不同季度的失业率变动情况分析最低工资法实施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2011年第2季度香港最低工资法开始实施，所有较低技术阶层工人的失业率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较高技术阶层中的专业人员和文书专业人员的失业率也有一定程度上升。但是，在2011年第三季度，随着总体经济走势增强，绝大多数职业工人的失业率均有所回落，如表2。

总体而言，最低工资对低技术阶层和低薪行业的就业水平在短期内确实存在负面效应，但是相关的就业水平长期主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最低工资法带来的负面效应在长期里并不显著。

表2：二零一一年失业率季度变动百分比（%）

失业率	与上季度比较的变动			
	二零一一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一年 第一季度%	二零一一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一年 第三季度%
较高技术阶层	1.9	-0.3	0.2	-0.3
经理及行政人员	1.4	-0.1	-0.3	0.2
专业人员	1.2	-1.1	0.4	0.1
辅助专业人员	1.9	0.0	-0.1	-0.3
文书专业人员	3.2	0.0	0.8	-1.1
较低技术阶层	3.5	0.1	0.5	-0.7
服务工作及销售人員	4.8	-0.4	0.5	0.0
工艺及有关人員	4.0	1.4	0.8	-1.6
机台及机器操作员及装配員	1.9	-0.4	0.3	-0.8
非技术工人	3.4	-0.4	0.3	-0.4

数据来源：Census&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三）对收入分布的影响

最低工资法通过立法方式限定低收入群体的最低工资水平，从而将影响工人的收入分配。

1. 总体收入分布变动

香港最低工资法案要求雇员的小时工资高于28港元。通过对比2010年5-6月份的小时

工资分布于 2010 年同期的小时工资分布，我们发现，在最低工资实施以后，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工人的小时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即从 20-28 港元上升到了 28 港元及以上水平，但是相应的 10 分位到 25 分位的工人的小时工资略有回落。这表明该最低工资法律得到了有效的实施，最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有所提升，但次低收入群体（收入分布在 10-25 分位之间的工人）收入略有下降。其结果是低收入群体的平均小时工资基本不变，但其分散程度略有缩小，如图 2 所示。这种小时工资趋同的现象导致次低收入工人的相对收入水平下降，从而可能恶化这部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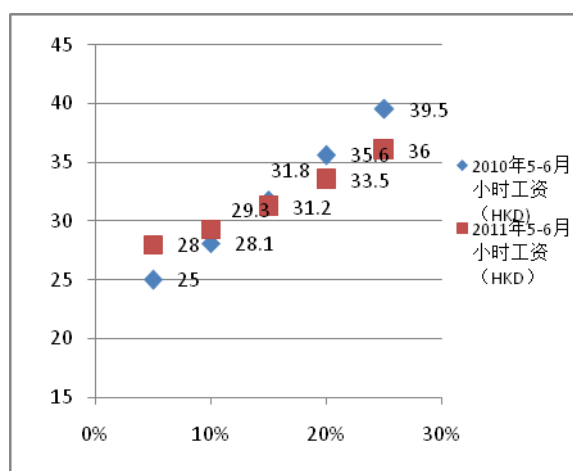


图 2：2010 年和 2011 年 5-6 月份香港各分位数小时工资（HKD）

2. 分年龄层次的收入分布变动

为了比较不同年龄层次在不同分位数上小时工资的变动情况，采用 2011 年各年龄层次的小时工资相对于 2010 年同一时间的小时工资进行比较，得到其小时工资变动率，如图 3 所示。我们发现：第一，在低收入群体中，最低收入群体的小时工资收入变动总体高于次低收入群体的小时工资收入变动，即低收入群体受到最低工资法的影响最明显；第二，在不同年龄层次中，中年群体（35-44 岁和 45-54 岁）受到最低工资法的影响最小，而年龄小于 34 岁和年龄大约 55 岁的群体受到最低工资法影响其小时工资上升的幅度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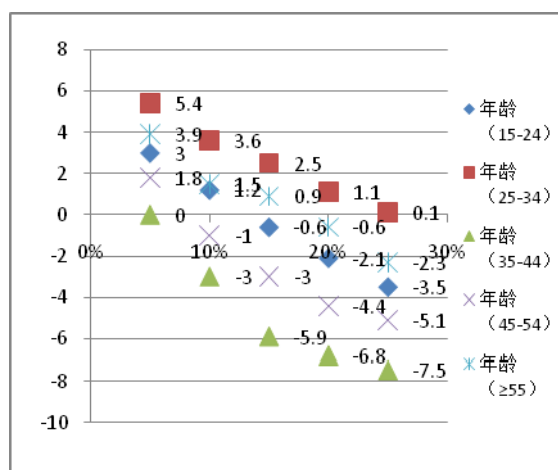


图 3：同收入分位数 2011 年 5 月份相比 2010 年小时工资变动 (HKD)：分年龄段

3. 分教育程度的收入分布变动

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工人进行与不同年龄层次工人类似的分析，如图4。我们发现，2011年相对于2010年，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中四以上教育水平的工人）的小时工资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可能与总体经济的走向有关。但与这一趋势截然不同的是，在最低工资法的影响下，小学及以下、中一至中三学历的工人的小时工资有明显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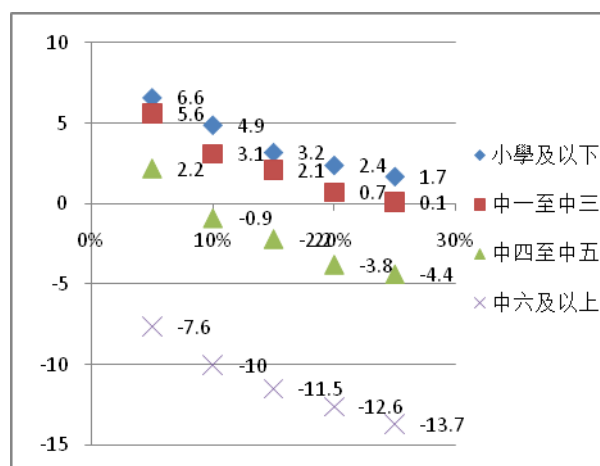


图 4：不同收入分位数 2011 年相比 2010 年小时工资变动 (HKD)：分教育程度

数据来源：2010 年收入及工时调查报告&2011 年收入及工时调查报告

4. 分职业类别的收入分布变动

不同职业类别中，非技术工人、服务工作及商店销售人员的小时工资收入在最低工资法实施后有显著的上升，而工艺及有关人员、文员和其他职业的工人的小时工资或者增长幅度较低，或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表明香港的最低工资法主要影响非技术工人和服务及

商店销售人员，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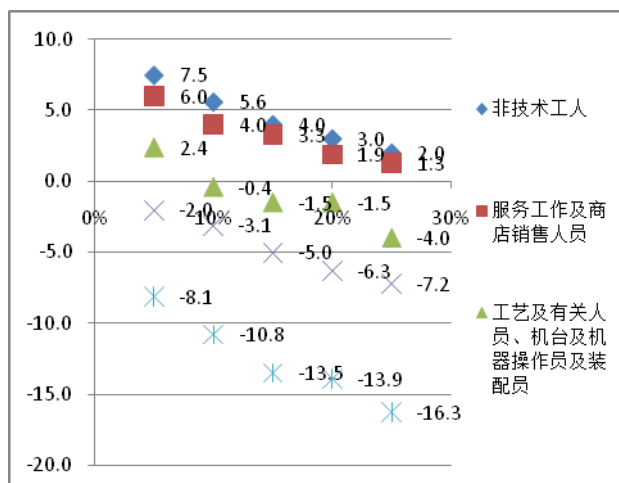


图 5： 不同收入分位数 2011 年相比 2010 年小时工资变动 (HKD)：分职业类别

数据来源：2010 年收入及工时调查报告&2011 年收入及工时调查报告

四、结论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香港《最低工资条例》是香港首个法定最低工资条例，是香港近十年来最重要的劳工法例，本文通过法律实施前后的数据对该法律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最低工资法实施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如下方面：(1) 最低工资法实施以来，香港总体劳动参与率水平提高，其中尤其是 20-24 岁青年的劳动参与率上升最明显；(2) 所有职业阶层新职位空缺比重并未大幅度下降，稳定的职位空缺率显示，虽然最低工资法的出台一定程度提高企业用工成本，但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仍较为旺盛；(3) 通过比较香港 2011 年法律实施前后两个季度的就业率变动情况，我们发现，总体就业人数并没有因为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出现明显的下降；(4) 分职业技术阶层来看，高技术雇员群体的就业仍旧表现出上升趋势，而较低技术雇员的就业人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5) 分行业看，低薪行业的就业人数在法律实施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尤其是饮食业、物业管理、保安及清洁服务等行业，最低工资法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其就业人数。最低工资法对低技术阶层和低薪行业的就业水平在短期内确实存在负面效应，但是相关的就业水平长期主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最低工资法带来的负面效应在长期里并不显著。

最低工资法对收入的影响如下：(1) 在低收入群体中，最低收入群体的小时工资收入变

动总体高于次低收入群体的小时工资收入变动,即低收入群体受到最低工资法的影响最明显;(2)在不同年龄层次中,中年群体(35-44岁和45-54岁)受到最低工资法的影响最小,而年龄小于34岁和年龄大约55岁的群体受到最低工资法影响其小时工资上升的幅度较大。

(3)在最低工资法的影响下,小学及以下、中一至中三学历的工人的小时工资有明显的提升;(4)不同职业类别中,非技术工人、服务工作及商店销售人员的小时工资收入在最低工资法实施后有显著的上升,而工艺及有关人员、文员和其他职业的工人的小时工资或者增长幅度较低,或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表明香港的最低工资法主要影响非技术工人和服务及商店销售人员。这表明,香港最低工资法的实施有助于缓解香港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参考文献:

- [1]. Freeman, R.B. 1995, "The Limits of Wage Flexibility to Curing Unemployment",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995, econpapers.repec.org.
- [2]. Aaronson, Daniel, Eric French, Product Market Evidence on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the Minimum Wag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7, 25:167-200.
- [3]. Card, David. Do Minimum Wages Reduce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California, 1987-1989.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92, 46:38-54.
- [4]. Brown, Charles, Curtis Gilroy, and Andrew Kohen. The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20.No.2.1982:487-52
- [5]. David Neumark, William Wascher.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J]. IZADP No.2570. January 2007:8
- [6]. 黎熙元, 2008:《梦想与现实:香港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版(2008年12月1日)
- [7]. 李琼, 2011:《经济结构调整与最低工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8]. 傅端香, 2011,《中国最低工资效应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9]. 贾朋, 2012,《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0]. 魏章进, 韩兆洲, 余鹏翼, 2010,《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分析》,商业研究, 2010/11
- [11]. 黎熙元, 康皓卿, 周娇辉,《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快速增长经济区的贫富分化》,港澳经济研究
- [12]. 丁守海. 2008. 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影响分析[J]. 人文杂志. 2008.5:77-82
- [13]. 陈萍. 最低工资法、集体协议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J]. 财经问题研究, 2009(8):90-95.
- [14]. 鲍红香, 2010,《我国最低工资模式完善研究以香港地区的争论为借鉴》,特区经济, 2010/1
- [15]. 李亦, 2011,《时薪28港元:香港实施最低工资》,沪港经济, 2011/4

- [16]. 施永青, 2011, 《香港最低工资代价不菲》, 商界评论, 2011/1
- [17]. 张五常.另眼看最低工资.http://finance.sina.com.cn
- [18]. 张五常.中国大陆应该学习香港不搞最低工资制度[EB/OL].www.sachilla.edu.cn.2006.9.13
- [19]. 杨涛, 张丽宾, 常凯.设最低工资不会造成就业减少[EB/OL].www.theory.people.com.2006.10.9
- [20]. 英国最低工资标准上调[EB/OL], <http://www.worker.cn>.2010.6.28

How Does the Minimum Wage Law in Hong Kong Affect its Labor Market?

LI Xiao-ying ZHAO Hai-qi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Pearl River Delta,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By using data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imum Wage Law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Law's effects on employ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Hong Kong's society. It is found that: (1) the Law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overall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bu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of young people, and had some adverse effect on the employment in low income industry; (2) the Law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ages of low income groups, such as low education level workers, unskilled workers, service people, salespersons, but had no effect on high income groups,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allevia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Hong Kong.

Key words: Minimum Wage; Hong Kong; income distribution

收稿日期: 2013-08-20

作者简介: 李小瑛,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 讲师, 研究方向: 劳动经济学。

赵海清,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世界经济。

基金项目: 本文感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 13wkpy11)、“区域和国别研究

培育基地——中山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曹旭东】